

了如指掌

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法] 让-雅克·卢梭 / 著

Jean-Jacques Rousseau

江西教育出版社

WESTERN CLASSICS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Jean-Jacques Rousseau

【法】让-雅克·卢梭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 (法) 卢梭 (Rousseau, J.J.)
著; 吕卓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ISBN 978-7-5392-7265-8

I. ①论… II. ①卢… ②吕… III. ①哲学理论—法国—近代 IV. ①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5443号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LUNRENLEIBUPINGDENGDEQIYUAN

作者: (法) 让-雅克·卢梭

出品人: 傅伟中
策划: 周建森
组稿编辑: 万哲
责任编辑: 万哲
特约编辑: 陆帘羽 孙明新
装帧设计: 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 330008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7
字数: 106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392-7265-8
定价: 14.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41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永不落架的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

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地透视今日。

——编者

目 录

| | |
|-------------------|-----|
|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 1 |
| 序..... | 10 |
|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16 |
| 第一部分..... | 19 |
| 第二部分..... | 45 |
| 作者附注..... | 72 |
| 译者后记..... | 102 |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高尚、最为光荣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

我深信只有善良的公民才有权向他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30年来，我辛勤工作，希望能够由此获得向你们公开表示敬意的资格；现在我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机会，部分地弥补了我的努力所未及，因此我相信我在这里可以仅仅依靠鼓舞着我的一片热诚向我的祖国致以敬礼，而无须考虑我是否具有这样做的权利了。既然拥有如此的幸运出生在你们之间，我又怎能仅仅反映自然赋予人们的平等与人们在彼此间造成的不平等，而不去思考关于平等与不平等的最高智慧呢？这种智慧可以让平等与不平等在你的共和国中实现适当的调和，从而不但能够最接近于自然法则、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能够保障个人的幸福。在我研究良知对一个政府的结构所能提供的最佳准则时，我是如此激动地发现所有的最佳准则都已经在你们的政府中实施，因此即使我没有出生在你们的城市中，我仍然感觉到我必需把人类社会的图画呈现给你们，因为我认为，在世界各民族中，你们从政府中获得的利益是最多的，并且最为成功地预防了政府权力的滥用。

如果我能选择我的出生地的话，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幅员并不大，限制在人们的能力能够管理得很好的范围内。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

平等地去工作，所以没有人需要把属于他的责任委托给他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每一个人都彼此认识，无论是邪恶的阴谋还是谦逊的美德都不能逃脱公众的注视与评判。在那里，互相交流和认识的良好习惯，将使得对于祖国的爱成为对同胞的热爱，而非对土地的爱。

我会希望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统治者和人民拥有的共同利益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政治机构的一切行动将会永远趋于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因为所有这些只有在统治者和人民的意志是统一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我期望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度中，这个国度由一个明智、温和的民主政府统治。

我会希望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亡。那就是说我必需如此服从法律：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光荣的束缚。这是一种温和而有益的束缚，即使是最为骄傲的人也会非常温顺地接受这种束缚，因为他们生来是不被法律以外的其他东西所束缚的。

我会希望国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是地宣布他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且国外的任何人也不能制定强迫这一国家去承认其权威的法律。因为不论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有一个人是不遵循法律的，那么其他所有的人将会不可避免地听信于他对事物的判断（A）。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本土的领导者和一个外国的领导者，那么无论他们是如何划分主权的，都既不可能被人们适当地服从，也不可能将国家治理得很好。

我肯定不会希望生活在一个刚刚建立的共和国里，无论它的法律是多么的完善。因为我惧怕新建立的政府会不能应对危急时刻。无论这种不适应是政府不适应新的公民，还是新的公民不适应新的政府，都可能使这个国家在其诞生的最初阶段陷入剧变和毁灭的危险。因为就自由这个问题而言，类似于营养丰富并且多汁的食物和香醇的葡萄酒，对于习惯它的人来说是增强体质的，但是对于那些身体虚弱不习惯它的人来说，就是极不合适并且最终会摧毁他的身体或者使其沉醉其中的。一旦人民习惯了他的主人，就再也不会再在行为上背离他。倘若这样的人民试图摆脱束缚，他们将会使自己离自由更远。因为他们错误地将与自由相背离的放荡不羁当成了自由，其结果往往是他们的革命使他们落到了那些骗子手中。这些骗子利用华丽的语言煽动群

众，最终为他们戴上更加繁重的桎梏。即使是自由民典范的罗马人，在他们从塔尔干王朝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奴隶制和卑贱的苦力中摆脱的初期，也是缺乏自治能力的。他们起初只是一群愚昧的平民，需要由最大的智慧来加以控制和管理，后来罗马人逐渐地学会了呼吸健康的自由空气，并且其因为暴政而变得虚弱、残酷无情的灵魂也渐渐地获得了简朴道德和高尚勇敢的精神，所有这些最终使得罗马人成为各民族中最值得尊重的民族。因为这个原因，我将寻找一个幸福而安宁的共和国作为我的祖国：这个国度里所有陈腐的东西都已经在时间的黑暗中消失；这个国度里所经受过的侵害数量恰好适合于产生和增强居民们的勇敢和爱国心；这个国度中的公民习惯于理智的自主，他们不仅仅是自由的，而且是适合自由的。

我会要求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为我的祖国：它很幸运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也就没有征服他国的野心；同时更加幸运的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用惧怕成为他国政府的征服目标。它是一个处于几个国家之间的自由城市，这些国家非但没有任何侵犯它的意图，而且所有这些国家还要防止其他的国家侵犯它。总之，它是一个非但不会引起邻国野心而且还可以指望从邻国获得合理支持的共和国。因此，位于如此幸运的地理位置的国家除了担心它自己以外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如果它的公民需要接受军事训练，那将是为了弘扬英勇的精神和高贵的勇气，而非自卫的需要。这种英勇的精神和高贵的勇气是与自由相一致的，并且有利于促进人民对于自由的爱好。

我会选择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作为我的祖国，因为没有谁比公民本身更清楚什么样的法律最适合于他们共同居住的社会。但是我并不赞同罗马人的那种平民公决，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国家的首领以及那些对国家安全最关心的人将不能决定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宜，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安全所依靠的基础。凭什么政府官员由于这么一个荒谬的措施而被剥夺了作为普通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相反，为了摒弃谋取私利与构想拙劣的计划，为了阻止曾使雅典人终归毁灭的那类危险性的变革，我希望任何人都不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提出新法律的权利；我希望提案权仅仅属于政府官员；我希望政府官员能够以慎重的

态度来行使这种权利；我希望人民能够以严肃的态度来认可这些法律；我希望新的法律能够郑重其事地公布。这样，在宪法被破坏之前，已经有充足的时间使得每一个人认识到是悠久的历史使得所有的法律如此神圣可敬。这将使得人们很快鄙视那些每日都在修改的法律和那些以改良为借口忽略旧习惯的人，后者往往会因为对小的方面进行改良而带来巨大的弊端。

总之，我会逃离这样一个不可能治理好的共和国：在那里，人民相信他们自己有能力可以不要政府官员，或者只给予他们的政府官员不稳定的权力，让他们愚蠢地自行掌管民政事务和执行法律。这应当是从自然状态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最初的政府的粗糙组织，同时也是雅典城邦毁灭的政治缺陷之一。

我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共和国作为我的祖国：在那里，公民非常满意于拥有法律的批准表决权；能够根据领导者的提议以集体表决的方式对最为重要的公共事务作出决定；建立起受人们尊重的法庭；慎重地划分领土的疆界；每年选举最有能力和最为正直的同胞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在这样的共和国里，政府官员的道德可以明确地证明人民的智慧，可以说人民与政府官员是相互尊重的。因此，即使一些误会搅乱了大家的和睦，在盲目与错误中，人们也被充分证明是克制的，因为人们彼此尊重并且普遍尊重法律。这一点恰恰是真挚和永久和睦的征兆与保证。

高尚、最为光荣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这些就是我为自己选定祖国时所努力寻找的优点。如果上帝能够在以上种种优点上添加适合的地理位置、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天空下所有地方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那么我将在这个幸福国度的怀抱中享受所有的这些好处，和我的同胞们一起安宁地生活在美好的社会中；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的行为，与他们互爱友好，并且展示所有的美德；在去世后留下一个善良、正直、有道德的爱国者的光荣美名。

假使我的运气较差，或者明白事理太晚，我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里过着颓废病态的生活，并在那里终此一生，徒劳地追悔着荒唐的青年时期使我失去的安宁与平静，那么在我的灵魂中，至少还会蕴藏着在我所驻足的国度内未能表达出来的那些情感。既然我对远方的同胞怀着一

种温柔无私的爱意，那么，我将由衷地向他们致以下面这段言辞：

我亲爱的同胞们——或更确切些，我的兄弟们——由于血液和法律几乎将我们大家连在一起，所以我很高兴地说：每当我想起你们，就不能不想起你们正在享有的一切幸福；而你们之间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比我这个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人更能感觉到这种幸福的可贵。我越是想你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就越是认为你们所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在其他所有的政府统治下，当问题涉及保障国家最大的幸福时，每一件事情都总是停留在计划和想象上，至多不过具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而在你们的国家，你们已经获得了幸福，你们仅仅需要知道如何去为此感到满足就可以了。你们用武力取得和收回的国家主权因为勇敢和智慧的力量而持续了两个世纪，它最终获得了完全、普遍的认可。公正的条约固定了你们的疆界、保证了你们的权利，也巩固了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宪法是完美的，因为它出自最崇高的智慧，并且有友好、高尚的力量来保护它。你们的国家是安定的，因为你们无需惧怕战争和征服者。你们没有除了法律以外的任何统治者，而该法律又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并由你们自己选择的正直领导者实施的。你们没有富有到那种程度，以致你们在过度安逸中失去了精力，或者在虚无的奢侈中丧失了对于真正幸福和高尚道德的追求；你们也没有贫穷到那种程度，在你们的工业所能供应的产品之外，需要从国外获得援助。在大国中，这种珍贵的自由唯有通过沉重的税收才能维持，而你们却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保有它。

为了它的公民们的福祉和给其他的民族树立榜样，但愿这个被如此睿智、恰当地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永世长存！这就是你们所唯一需要保留的愿望和唯一需要警惕的。紧接着，你们所肩负的唯一的责任将不是去创造幸福，而是要用善于享受幸福的那种智慧去使你们的幸福永久存在，因为幸福本身你们的祖先已经给你们创造好了。你们能否维持你们的幸福取决于你们能否永久地团结，能否服从于法律和能否尊重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在你们之间产生了极小的愤懑和对抗，那么，它就是不幸的祸根，迟早会给你们带来灾难并导致你和这个国家的毁灭，因此要赶快消灭它。我恳求你们所有的人省察你们内心的深处并聆听你们良心中隐秘的声音。你们中有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上有比你们的政府官员更加正直、英明、值得信任的人呢？难道所有政府官员的温和的态度、简朴的道德、对法律的尊重和最为真挚的顺从精神，不都是为你们提供了榜样吗？那么，毫无保留地将你们的有益信任给予如此贤明的领导者们，以此作为对道德高尚的人的回馈吧。请记住他们是由你们选举产生的，他们证明了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同时你们选举出来的人所得到的光荣必然会照耀在你的身上。你们中的人不会如此的不聪明，以致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在法律的效力和护法者的权威丧失的地方，任何人都是没有安全和自由可言的。因此，你们除了一心一意、满怀信心地根据自己的利益与职责去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需做的事情外，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我期望你们永远不要对于宪法的维护持冷漠态度，这种态度有害并应当受到责备，它会让你在必要的时候忽略了同胞中最聪明最热心的人的明智建议；而是期望你们能够用公平、克己的美德和最值得尊敬的坚强意志继续支配着你的进取心，并且能够通过你们向世界展示一个既热爱国家的荣誉又热爱自由的英勇、谦逊的民族。我给你们最后的忠言是：你们尤其要小心的是永远不要去听从别有用心曲解与恶毒的言论，因为这些曲解与言论的隐秘动机往往比它们所支持的行动更加可怕。一只机警忠诚的看门狗从来不叫，除非有贼人靠近，所以当它叫的时候全家人都惊醒并且留意这个警报；但是每一个人都厌恶那些狂吠的狗，它们无休无止地破坏社会的安宁并且发出不合时宜的警报，以致它们在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所发出的警报反倒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你们，光荣的、最为高贵的执政者们，自由人民的尊贵可敬的政府官员们，请允许我为你们献上我的敬意和忠心。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地位，占据它的人将能够获得荣耀，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应当依靠智慧与美德的，而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于是你们的同胞们拥戴你们安坐到这个位置上。他们的功绩使你们的功绩更加光辉绚丽。同时，因为你们是由可以自治的公民选举出来管理他们的，我不得不承认：你们高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正如一个自由民族在智慧和理性上都高于其他民族一样，特别是你们还很光荣地领导了这个自由的民族。

请准许我引用这样一个事例，这个事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最好的印

记，它总是浮现在我的心中。我一想起那位赋予了我生命的有道德的公民的音容笑貌，一种最为温柔的情感就会油然而生。在我的童年，他经常教导我应当尊重你们。我仿佛看到：他还在依靠双手的劳动维持生活，同时用最崇高的真理滋养他的灵魂。我仿佛看到塔西伦、普鲁达克和格劳秀斯聚集在这位使用着各种工具的公民面前。我仿佛还能看到他心爱的儿子正在他的身边一点一点地领受着这位最好的父亲温和的教育。虽然我的荒唐的青春时光的罪恶使我一时忘记了那些明智的教导，但是我最终幸运地认识到了：无论一个人是如何地倾向于罪恶，一颗慈爱的心给予他的教育，终有一天会起作用。

光荣的、最为高贵的执政者们，在你们领导的国家出生的公民，甚至普通的居民，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受过教育、通达事理的人，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人们总是错误地鄙视他们，将他们称为“工人”和“平民”。我非常愉快地承认：我的父亲在他的同胞中并不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人，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但是就是他这样的为人，在全国各地根本不用去寻找，就有很多人愿意与之结交，即使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与他交往也会得到收益。这不应该由我来说，但是感谢主，这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以至于不需要任何人去表达：像我父亲那样具有优秀品质的公民，应当得到你们何等的尊重。因为你们无论在所受的教育方面，还是在自然的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和偏好根据你们的功绩选择了你们位于他们之上的。但是，他们对你们如此的敬爱，所以你们当然会回馈以感激的心情。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你们是以何等的谦恭体谅缓和了法律执行者应有的严峻；对于他们向你们表达的服从与尊敬，你们是如何好好地对他们反馈以尊重和关怀。如此充满正义和智慧的行为将会使得人们逐渐淡忘那些应当永远忘记并且不会再次发生的不幸事件。正因为你们的行为的合理性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平等慷慨的人民履行他们的义务就如同向你们表达爱意那样开心和自然，即使是最热衷于自己权利的人也会是最尊重你们的权利的人。

在市民社会，首领们得到光荣和内心的幸福并不是奇怪的事。但是如果一些人把自己当做更加神圣、更加卓越的祖国的主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自己当做这个国家的主人，从而向养育了他们的祖国表达热爱之情，那就

是多余的了。但是我很高兴向你们指出一个有利于支持我的论点的例外，从而能够把那些被法律所承认的教义的热诚管理者、那些值得尊敬的人类灵魂的教士列入我们的公民中最为优秀的行列；他们不但能够用生动优雅的话语将福音书中的格言更加有效地传入人心，而且能够对于所传授的格言以身作则。大家都知道说教的艺术在日内瓦被研究得如何的成功。但是在其他国家，由于人们经常观察到一个人的言行不一，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知道我们这里的牧师多么普遍地具有基督教精神、圣洁的道德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或许日内瓦这个城市是唯一实现了宗教团体和文人完美结合的优秀范例。我把这个国家永享太平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寄予教士们所具有的智慧、公认的克己精神和对于祖国繁荣的热诚上。我以一种交融了惊讶、尊敬的愉快心情说：我们的牧师是多么地惊骇于历史上那些屡见不鲜的表面上忠诚圣教实际上却极为残暴的人们所制定的可怕信条。这些残暴的人打着维护上帝权力的名义，其目的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从来不吝惜人民的血，因为他们抬高自己，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血才是珍贵的。

我又怎么能够忘记在共和国中占半数的可贵妇女呢？是她们保证了男人的幸福，是她们的恬美和谨慎维持着共和国的安宁和良好道德。日内瓦可爱而有德行的妇女们，你们女性的命运往往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当你们只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公共幸福才动用你们在婚姻范围内拥有的朴素力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幸福！这就是斯巴达妇女所拥有的力量；同样，你们也有资格在日内瓦获得这种力量。什么样的凶暴男子可以抵抗从一位贤淑妻子口中发出的充满了美德和理性的声音呢？凝视着你们虽然简单朴素，但是却从它的主人身上沾染了光辉从而令女主人看起来更加漂亮的衣着，谁还能够不鄙视无聊的奢侈呢？你们需要做的是：通过你们的慈爱友好、纯洁的权威和微妙的影响力去维护这个国家中人们对于法律的热爱和市民间的和睦；通过努力使得那些不和睦的婚姻和好；尤为重要，要使用你们宜于使别人听从的和蔼的教导和最为谦逊优雅的谈吐改正那些从国外习得了坏习气的青年人的行为。他们没有学到任何对他们有益的东西。除了从道德堕落的女人那里学到了轻佻的言语和可笑的行为，他们还学到了对荣华富贵的赞赏，其实

这些荣华富贵是对奴隶状态的些微补偿，这与高贵的自由的真正精神是永远不会契合的。因此我期望你们像现在一样，做一个我们的道德的坚贞守护者和我们的安宁的良好纽带；为了履行国民的义务并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请继续行使你们基于良知和自然的权利吧！

我把对公民的共同幸福和共和国荣誉的希望建立在以上的种种保证上，而事实并没有否认这些条件，因此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我承认共和国的所有这些优点并不会带来炫目的闪烁光辉；爱好这种光辉是幼稚、不幸的，它是幸福和自由的死敌。让放荡的年轻人去别处寻找随手可得快乐和长久的追悔吧！让那些自认为有品位的人去别的地方赞赏富丽堂皇的宫殿、漂亮的马车、美轮美奂的家具、盛大的排场和一切骄奢淫逸的享受吧！在日内瓦，这里只有普通的公民。但是如此的景象有它自己确定无疑的价值，并且所有那些珍惜它的人将比羡慕其他一切东西的人更值得尊敬。

光荣的、最为高贵的执政者们，我对你们的共同幸福寄予深切的关怀，希望你们能够欣然接受这种最恭敬的言辞。如果我不幸因为内心过于激动而言语上有所冒昧，请求你们念及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内心温柔情感的自然流露和一个除了你们大家的幸福外不为自己谋求更大幸福的热心人的忠诚而宽恕我。

高尚、最为光荣和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我谨向你们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

你们的最卑微、最恭顺的仆人和同胞

让-雅克·卢梭

1754年6月12日于商贝里

序

在我看来，所有的科学中最为有用但发展最少的就是有关于“人”的知识（B）。我斗胆说：戴尔菲城（希腊古都。）神庙中唯一的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相较于伦理学家所有厚重的大部头作品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刻。因此我认为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哲学上所能提出的最耐人寻味的题目之一，但是不幸的是，它同时也是哲学家所能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我们在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之前对人本身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就根本不能寻找到答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化，自然已经使得人原本的体格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我们不去探求人类的变化我们又怎能了解“人”呢？又如何将其本质特征与因环境和社会进步使他的原始状态有所添加或者有所改变的部分区分开呢？如同格洛克斯石像，随着时间、海水和风暴的侵蚀，已经变得更像一头野兽而非神，人类的灵魂也随着不断重复发生的无数原因、对于大量知识和谬误的获得、人类体格的变化以及激情的持续影响而不断修正，再也找不到曾经的样子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本性行动的人了，再也看不到创造者赋予人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朴素了；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自以为合理的情欲与处于精神狂乱状态的智慧的虚伪冲突。

更加残酷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是与他的原始状态相背离的。我们获

得的知识越多，就越是失去获得有关“人”的重要知识的途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人类的过程反而使得我们自己更加不可能了解他了。

很容易看到，如果我们要去寻找造成人类不平等的最初根源，就必需检验人类体格的持续变化。我们大家都承认，人类是平等的，正如每种类别的动物在发生由于各种生理因素引发的种种变型之前它们都是平等的一样，这种变型，我们现在还仍然可以观察到。事实上，无论最初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都难以相信这种变化同时亦以同样的方式作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当有些人仍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维持着他们的原始状态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则通过获得各种本不属于他们本性的或好或坏的性格使自己完善了或者堕落了。这就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不过，精确地论证其中的真正原因要比概括地说出这个观点困难很多。

在这里，我不愿意让读者去猜测我发现了什么我自认为难以发现的事情，从而来抬高我自己。我只是表明了一些观点，大胆地作出了一些推测，与其说我是想解决“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如说我是想澄清它，并还原它本来的面目。对于其他人而言，在这条路上做进一步的探索可能更加容易，但是对任何人来说达到其尽头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将人类原始的性格与其现在的性格中后天增加的部分区分开来，并且没有信心获得一种我们据以放心地判断人类目前的状态所必需获取的可靠知识。这种知识或许已经遗失，或许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或许将来也不会被人们获得。事实上，要想在这个领域进行切实可靠的观察，就必需准确地确定观察中需要预先注意的地方，而这其中需要的哲学远远多于人们的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的尊严并不低于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他们都曾经为如下问题提供过合理的解决方法：“要得到关于人类的知识应当做哪些试验？这些试验在社会中应当通过何种方式实施？”我并不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因此我敢事先断言：即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能够去指导这样的试验；即使是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不能够进行这样的实验。如果我们期待他们共同协作，考虑到合作成功需要双方拿出坚忍的精神，而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样的期待是不合理的。这种